

绿水青山环绕，古厝层层叠叠……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东南部的巨口乡，完整保存着明清古厝102座，土厝600多座。这些古厝历经时代变迁，显得弥足珍贵。

2018年，延平区凭借入选全国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试验区的东风，把巨口乡作为试点区域，立足生态、区位、人文及资源禀赋等优势，创建了“古厝生态银行”机制，整合盘活零散的古村古厝资源，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生态文明发展的新路子。

“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和利用，是彰显地域文化魅力、实现文旅融合的重要抓手。延平区‘古厝生态银行’机制被证明是保护开发蕴含传统文化基因古厝的有效路径，是乡村振兴的强有力抓手，这在连续两届成功举办的乡村艺术季中得到了实践检验，我们要更加坚定地把这个机制持续抓好。”延平区委书记赵明正说。

整合资源 古厝升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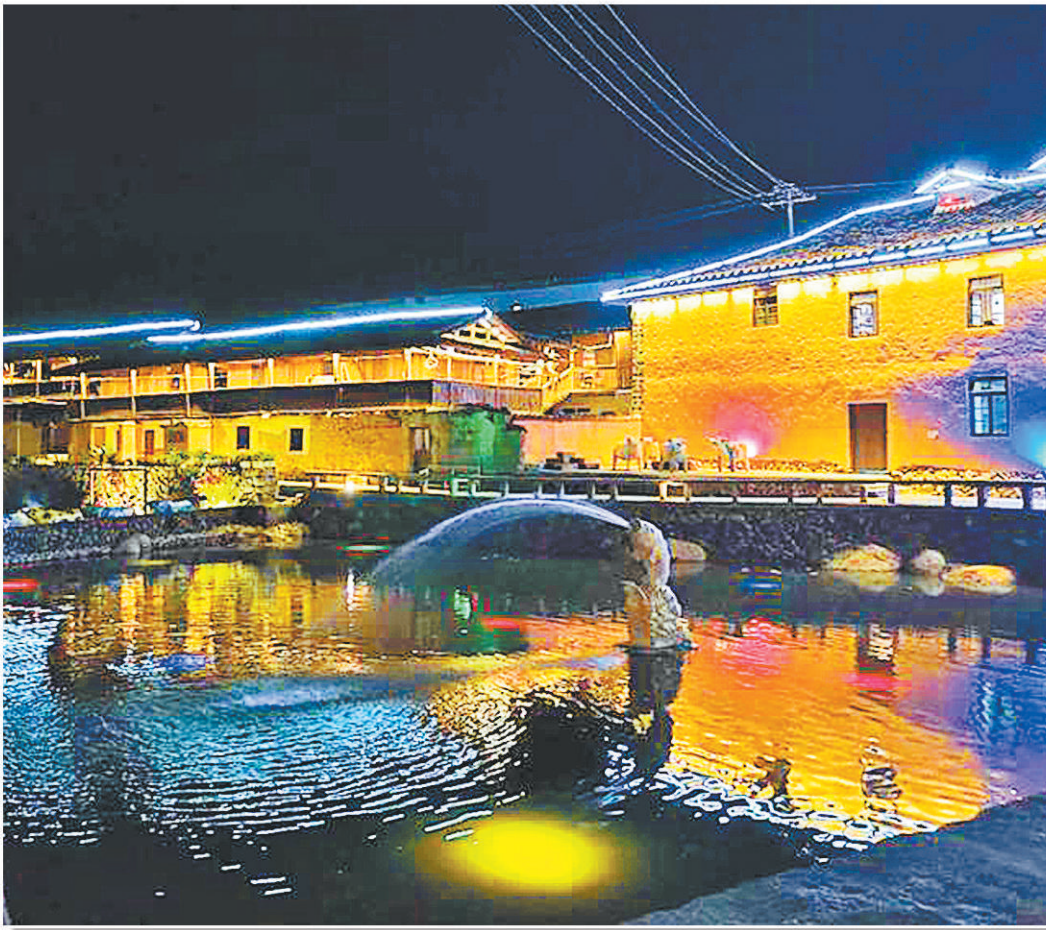
“巨口乡最大的特色是绿色，最好的资源是600多座土厝，这是富民强村的资源禀赋。”巨口乡党委书记陈玲告诉记者，巨口乡人口1.3万，但是三分之二人口外流，年轻人外出打拼，留下的都是老人，古厝失去了人气，成了躺在山里的沉睡资源。

要保护这些散落在各村、各家的古厝资源，就必须改变原有的个体化、碎片化保护方式，让分散资源得到集约利用。因此，延平成立巨福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与村集体、乡贤、村民、高端艺术运营单位及院校等建立合作关系，对古厝、古宅、特色民居、土地进行整合，集中委托、集中管理，通过租赁、合作、入股等方式享有市场主体资格、参与市场运作。

有了新平台，巨口乡及8个国家级、省级传统村落以村集体闲置资源、资产入股，实现了巨口乡的文化资产、自然资源、闲置资产和人力资本的有效集聚，开拓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的高效路径。目前，8个村16座闲置集体旧礼堂、11个停车场入股，从出租、入股、共同开发中享受分红。

“通过巨福公司和村集体对闲置古厝、古宅、特色民居等进行整合，整治提升，集中进行市场化运营管理，巨福公司、村集体、村民实现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抱团经营，‘沉睡’的古民居资源得到有效盘活。”陈玲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延平区还制定了《延平区巨口乡民宿扶持奖励办法》，用综改资金“四两拨千斤”，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将古厝改造为精品特色民宿，在九龙、巨口、徐庆、上埔、谷源和岭根等6个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巨口乡谷园村的广场夜景。

詹国兵摄(中经视觉)

村共筹集民间资本近2000万元，已改造闲置古厝民居226幢，25栋民宿开门迎客，盘活了沉睡的古厝资源。

“做梦也没有想到，家里的土厝会突然升值。”九龙村村民林毅在20年前就外出经商。2018年，他响应乡里号召，回乡将老房子改成了民宿。“花了大约20万元装修，现在存储到‘古厝生态银行’，并由其托管。”林毅说，从2018年11月至今，民宿已接待艺术家、高校师生、书画爱好者等1000多人次，获得经济效益100多万元。

改善环境 家园更美了

“我们一方面通过高位嫁接，聘请5位专家作为乡村振兴的‘智囊团’，对规划及村落古厝保护予以指导，保障规划设计的刚性；另一方面，聘请乡贤、退休干部等成立20多个乡村振兴理事会，在产业振兴、文明乡风、化解矛盾中发挥作用，探索建立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巨口乡乡长胡玉贵说。古厝盘活了，村民们变成了股东，享受到了稳定持续的红利。但是还需要补上乡村治理的短板，让这份红利长长久久。

目前，九龙村10个乡贤成立了聚龙生态发展有限公司，徐庆村18个乡贤成立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谷园乡贤成立金谷生态休闲观光园……越来越多在外创业的乡贤返乡推动乡村重建。

在巨口村村主任吴美忠看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光靠村干部独力难支，应该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让小家与大家串联起来。“实施美丽庭院行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通过设立基金奖励让群众参与其中，让乡村振兴理事会来监督，村里的事大家说了算，效果很好。”

吴美忠还举了个例子：85岁的老党员巫玉妹前两年回乡，用绿植、花草、山石来布置老院子，打造了区里首批五星级美丽庭院，也成为众多村民的学习标杆。

陈玲介绍，在“综改”中，巨口乡用规划引领生态乡村建设，高标准建立美丽乡村规划，完善农村环境管理能力，建立完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机制，先后探索出“生态+”模式，实施武夷溪巨口段“和美乡村”项目建设，改造提升缤纷水岸休闲带，进一步提升巨口水美景观；探索“共享+”模式，整合盘活巨口乡闲置房屋等资源，加快沿线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将基础建设、旅游项目和民生建设

融为一体，通过对原有社会资源的吐纳，以共享方式进行生活和旅游服务的提升。

如今的巨口乡，休憩草亭、荷兰池、观荷小桥、步行栈道、观水平台等设施一应俱全，原来杂乱、荒芜的小乡村变得干净、有序。这些散发着乡愁味道的古厝、村落、古街连点成线，成了游客流连忘返的网红打卡地。

搭建平台 村民富裕了

九龙村的土厝依山而建连绵百座，横坑村被誉为“闽北第一侨村”，上埔、徐庆、巨口等村的土厝也各有特色……通过一系列资源整合、精准提升，如今的巨口乡今非昔比，成功吸引了10多家国内文化旅游企业前来洽谈养生项目、民宿改造旅游项目、农业旅游项目。

凭借古厝焕新颜的良好时机，延平区组建了巨福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统筹运作以古民居资源开发为龙头的乡村文化旅游产业，与村集体、乡贤、村民、高端艺术运营单位及院校等建立四维联结关系，形成“平台公司+村集体+理事会+农户+艺术单位”合作格局；投资了2100万元打造巨口自然学校、写生基地、艺术家创作基地；自2018年起连续举办了以“艺术唤醒乡村”“艺术激活乡村”为主题的两届“延平乡村艺术季”活动，吸引60多位中外艺术家到巨口乡驻地，创作作品200多件，30多批次1800多名艺术院校师生前来写生、实践、教学，16所院校建立写生基地。

在谷园村“金谷街”，酿酒坊、街头厝、郑厝里厝等古厝也正在陆续修复中。村主任吴恒璋告诉记者，“目前，‘进士院’已经完成了对外招商，并计划在其中开设一座中国美院教师工作室。街道复建完成后，将进一步推进招商引资，达成与高校及高端艺术运营单位的长期合作关系，届时也会为谷园村的村民们带来一笔可观收入。”

“这些造型独特的古民居、古遗存、古村落，为乡村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素材。”每年有大半时间在巨口乡进行艺术创作的上海“全摄影&一个艺术”画廊总监黄云鹤说。

一笔一画绘蓝图，一砖一瓦成妙景。来自各地的艺术家以古厝为素材，创造出散落在路边、院子和墙角的艺术作品，让古朴的村庄与多元的艺术进行灵感碰撞，用创意设计为乡村文旅融合赋能。

赵明正说：“巨口乡将坚持新发展理念，围绕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用好活用各项政策，转变乡镇职能，持续深化乡村艺术季活动品牌，着力在财政部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上实现新突破。”

乡村古厝变『金厝』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志伟



村民在民宿前展示传统技艺——剪纸。詹国兵摄(中经视觉)

时光漫步

文旅融合

要搭上科技快车

□ 蒋波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文化和旅游产业带来了一场“大考”，面对冲击，各地积极采取新措施，寻找发展新思路，努力修复升级文旅产业。

记者近日通过网络参与了在江苏无锡召开的第二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博览会采取线下控制人流、线上全程直播的“线下+线上”模式。依靠3D、5G、AR等科技手段创新形象展示和互动体验方式，吸引了10万人次走进现场，超2亿人次在线上逛展。

从运博会的实践不难看出，实现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加快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要充分利用科技信息技术，提高文旅产品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全面创新文旅发展模式。

首先，要完善支撑“科技+文旅”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积极推动文旅产业管理部门实现治理方式变革，进一步推动文旅产业的“放管服”改革，加快建立适应数字文旅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管理规范、行政条例、考核体系等建设。要加强财政对政策对数字文旅产业的支持力度，设立数字文旅产业专项资金，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数字文旅产业发展示范项目、重点项目的信贷投放，加大对数字文旅产业的财政投入力度。

其次，要积极推动文旅产业向数字化转型。目前各地文旅融合项目的数字资源采集和互联网体验平台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应加快推动文旅全行业树立数字化思维，加快该领域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重构文旅产业供应链和产业生态。利用数字科技的力量，在“视、听、嗅、味、触”上做足功夫，为用户创造交互、趣味性的沉浸式体验，实现文化遗产信息资源数据共享、共用。

再次，要充分运用好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基建”，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要依托智慧化的技术，创新推动文旅产业链垂直整合和横向融合，合力打造智慧文旅软硬件系统、服务平台。要进一步优化提升数字化平台效能、运营水平、网络速度，扩大景区预约率、数字展示普及率、宽带覆盖率，进一步优化用户体验。从供给端到消费端，以新兴技术推动文化和旅游的联动。

此外，“科技+”的文旅融合要因因地制宜。各地要以区域文旅为主线，进行差异化打造，将丰厚的文化资源科学、合理地利用起来，转化为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文旅产品，让文旅融合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微风吹过尕斯湖

本报记者 赵梅

有人说，高原上的海子，是地球流下的一滴泪。

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的尕斯湖，是甘南第一大淡水湖，也是青藏高原东端最大的高原湿地和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之一。

藏族群众称尕斯湖为“羌塘措”，是他们心中的圣湖。每年他们会自带干粮从远方赶来，朝拜祈福。

不同季节、不同天气的尕斯湖有不一样的风景。晴天，蓝天白云倒映湖中，湖天一色，美不胜收；阴天，尕斯湖在灰色的基调下，显得凝重而深沉。

这里是鸟儿的天堂，每年来尕斯湖的候鸟有70多种。这些年，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好转，黑颈鹤、灰鹤、大天鹅等珍稀鸟类的数量也逐年增加。

世代生活在尕斯湖畔的牧民视珍禽为祥瑞，他们为尕斯湖湿地的生态改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年68岁的西合道老人在尕斯湖周边义务护鸟20多年，爱鸟、护鸟，西合道老人义无反顾。

“鸟是湿地的哨兵。如今，每年来栖息和繁殖的鸟类有3万多只！”甘肃尕斯湖—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尕斯湖保护站副站长范龙说，生态好转后，湿地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加，黑颈鹤由2004年不足10只，增加到了420只，黑颈鹤数量稳定在100只以上。

张勇曾任甘肃尕斯湖—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尕斯湖保护站副站长，在这里工作了17年。“湿地是一个生态系统，一环套一环，由水域、水生动植物共同构成。”张勇说，随着湿地保护工作的不断开展，如今的尕斯湖湿地面积已由2000年的485公顷恢复到了2580公顷，湿地总面积58150公顷，草地的水源涵养和固土能力持续增强，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浩渺的湖面上，成群的鸟儿在这里繁殖，四季轮回，与湖为伴。

傍晚时分，尕斯湖的风大了许多，远处的经幡迎风飘动，湖面泛起层层涟漪。风吹皱了湖水，留下抹不去的记忆……



晴天时的尕斯湖，蓝天白云倒映湖中，湖天一色，美不胜收。本报记者 赵梅摄

诗上庄，因“诗”而变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杨丽红

早上7点，河北省兴隆县安子岭乡诗上庄农家院里热闹了起来。“开饭喽！”随着一声招呼，游客们围坐在桌边，开始享受美食。

诗上庄又名上庄村，这个深藏于燕山深处的小村庄，因山、因水、因树，更因诗歌而闻名。近年来，上庄村汇聚乡贤能人力量，借力独特的诗歌文化，以诗名村，以诗兴村，开拓文化旅游产业，推动乡村振兴。

这个只有500多人的小村庄，有着浓郁的诗歌文化氛围，先后走出了4位中国作协会员，以及11位省作协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上至老翁，下至稚子，无不以诵诗为乐，读诗、背诗、写诗成了村民生活的常态。

49岁的张金来原是一名矿工，初中没毕业的他，10年写了300多首诗，每次赛诗会他都能得奖。张金来告诉记者，诗歌让他的

生活有了全新的意义。

“诗歌不仅能够陶冶情操，还能促进村庄面貌的改变。”诗上庄党支部书记刘福强说，他们村曾是省级贫困村。如何改变落后面貌？村里成立了兴隆县诗上庄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建立了“党建+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富民机制，首批吸收了79户村民、23.1万元资金入股公司，村民每年都有利润分红。几年来，村里先后投资了3000万元建设美丽乡村、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规划了5公里的“田园悟道”，投资600万元建了诗歌馆。

诗上庄的变化，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知名作曲家王立平，诗人舒婷、吉狄马加、高洪波，词作家石顺义，作家张抗抗、蒋子龙等数十位艺术家来此采风；“中国兴隆·刘章诗歌奖”2014年、2016年、2019年在

诗上庄举办；“中国兴隆诗上庄·国际诗歌论坛”也在诗上庄举办，来自美国、匈牙利、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诗人，对这个小山村的诗人能吟诗诵词叹为观止。这不仅扩大了诗上庄的名气，也为诗上庄发展旅游经济带来了信心和底气。

散文家、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王巨才著文道：“十里上庄，浑如一座博大的诗歌宝库。天然的诗歌长廊。全人类最崇高、最绚丽的精神之花，不就在北国大山深处的村庄里漫山遍野，灿然绽放么！”

走进诗上庄，山上8万多棵栗子树、3万多棵山楂树充满生机，青瓦白墙的居民隐于林荫间，6公里清澈见底的河道可以垂钓、游泳、嬉戏。行走在村路上，随处都能看到诗碑、诗墙。

“诗歌小镇启上庄，美丽乡村一支秀。”这

是生活在诗上庄人们的美好心愿，也是对生活的由衷赞美。随着诗上庄的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体验诗歌文化和田园气息，以诗歌为核心的文化产业也随之兴旺起来。

“经营农家院一年能有十几万元的收入，还能照顾到家庭，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村民刘涛告诉记者，全村现有27处农家院，他的聚缘农家院有10多个标准房间，收入逐年递增。

“今天的诗上庄让人们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还能听得到诗歌。”刘福强说，诗上庄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诗歌小镇。年接待游客达到5万人，经营收益达到806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1万元，7年间增长了4倍。全村于2019年实现了整体脱贫，摘掉了省级贫困村的帽子。

本版编辑 刘蓉